

工业遗产的激活，需要尊重记忆，也需要情感联系

宝武不锈钢厂区等一批上海工业遗存即将华丽转身引发业界思考



■本报记者 范昕 吴钰

差一点,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就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模样,也未必成为工业遗产转身的经典案例。近20年前,这座美术馆选择在一座旧发电厂的基础上改建成立。当时,有一份设计方案提议,拆除发电厂原有的大烟囱。好在,馆方对此说了“不”,选择尊重原有的建筑肌理与特色文脉。这才有了这家现代美术馆巧妙利用工业建筑的形象特征和空间组织所塑造出来的独特气质。

在近日举办的“艺术,钢铁之都的蝶变”上海吴淞国际艺术城论坛上,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馆长弗朗西丝·莫里斯分享的经验给人们颇多启示。因为即将在上海铺展开来的一张美丽蓝图——3.25平方公里的宝武集团不锈钢地块即将变身成为上海吴淞国际艺术城,海内外多位艺术界、建筑界的专家学者汇集在这个论坛。

时下,工业产能的过剩,使得全球各地太多工厂厂区面临转型。而转型仅仅是改建原有建筑、换一种业态注入吗?这条“蝶变”之路究竟该如何走,其实正是人们需要停下匆匆脚步、静下心来想一想的。

今天,全世界都在拥抱这个工业遗产再利用的黄金时代

在世界范围内,对于工业遗产的改建与再利用已有近百年历史。国际工业遗产保护协会秘书长斯蒂芬·修斯说,在他的家乡南威尔士,曾经的世界钢铁制造中心,有一幢建于1830年代的建筑,原用作瓷器仓库,1930年代被改建为剧院,1980年代又成了酒吧。类似的工业建筑在不断改造过程中得到再利用。“很多大型的工业建筑都可以通过改造重新发挥其作用和功能。旧有工业设施向艺术和创意转身的案例遍布全球。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工业遗产改造的黄金时代。”

上海同样不乏这样的案例,春明粗纺厂变身M50艺术区,南市发电厂变身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煤码头变身龙美术馆西岸馆。上海是中国近代工业的摇篮,丰富多样的工业遗迹在城市空间中占据很大比例。厂房作为曾经上海重要的经济来源和历史的骄傲,随着城市产业转型升级和工厂的迁移,一度成为消极空间。但如今,与后现代的创意文化碰撞,它们正被赋予新的活力。建筑学专家、同济大学常务副校长伍江透露,早期上海的工业遗产转化之路,其实出于艺术家自发的一种选择。1990年代末,由于在规划上未明确改造和再开发的用途,空间广阔而租金低廉,工厂仓库开始受到艺术家的青睐。冲着每天每平方米一毛钱的租金,陈逸飞和尔冬强走进了田子坊里弄中的厂房,开启了它朝着艺术空间的蝶变之路。人们开始主动面对工业遗产的保护,并研究梳理了一系列工业建筑,更多的艺术家投身其中,由此造就了一个又一个知名的艺术园区。

当人们面对工业遗产时,面对的不仅仅是一具空壳

所谓的工业遗存,它首先是有历史的。这些历史承

载着不同年代的人们的情感和记忆,是需要被尊重的。这一点,成为很多专家的共识。

“工业遗产本身不是一张白纸,不是一具空壳。在忘记工业遗产建筑的过去之前,我们一定要把它的过去记录下来,然后再考虑应用。这是它们通向未来的关键。否则,我们将会永远失去这些工业遗产。”修斯直言。他透露道,大规模工业建筑转换中,主要的国际原则是尊重原有的美学,以及尊重建筑的历史——很多工业建筑的价值正来自于其历史特色。因此,保护中不仅要留下单纯的厂区、建筑的躯壳,更重要的是要留下工业的记忆,留下流程和工艺中的故事。在国际工业遗产保护协会,有一项重要的工作,那便是专门考察工业建筑,进而对其进行改造设计,在此过程中,记录它们过去的生产流程,也记录它们的改造过程。这些记录将被统统存入档案,并在网站上公布于众。

工业遗产“蝶变”的关节点,在于与大众建立起的情感联系

今天的工业产能过剩,恰恰给予工业遗产难得的发展契机,让人们重新思考工业遗存的价值再生。不少专家都强调,这种价值不仅在于其在文化艺术改造后带来的商业、观光效益,更在于与身处这座城市的民众所建立起的深刻的情感联系。

“工业文化遗产不能像文物那样保护,也不能任凭重要的历史记忆在城市快速发展中消失,保存的同时需要让它们融入生活,成为今天城市的一个部分。”说到工业遗存的保护与再利用,伍江提出了“活化”这一概念。艺术评论家徐明松则提到,工业遗存的价值再生,应该恢复到更本真的层面,应该尤其关注发展的内在部分。“工业建筑所带来的巨大空间,只是表面上的惊喜,最终这些空间还是需要与观众相连,拥有一种内在的东西能够打动人心。”

由一座旧发电厂改建而成的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2000年开馆至今,即以实际行动划下工业遗存破茧重生的轨迹。莫里斯坦言,泰特在改建时采用的设计方案一方面保留原有建筑的钢铁框架与工业化味道,另一方面相比传统美术馆运用了更多的自然光,提供了更多能为市民共享的公共文化空间。这家美术馆在揭幕第一年参观人次就达到了500万。此后,它还带动了周边的蓬勃发展,将所处地带激活成为“会呼吸的空间”,伦敦城市的“心脏”。

复兴纽约运河沿线以工业遗产为主的24个节点的案例,是建筑师吴家莹分享的。尽管这目前只是一份设计方案,却打开了工业遗存城市更新的新视角:在大数据思维方式下,系统、有机地整合环境资源,注入艺术表现形式。比如,这份方案选择在一个工厂集中的制造业基地引入艺术工作室和画廊,将老码头区域与户外活动、步道结合在一起,以雕塑公园的方式致敬运河尽头的众多泊口,最终这24个结点或将能为一整片区域“催化”迷人的艺术文化氛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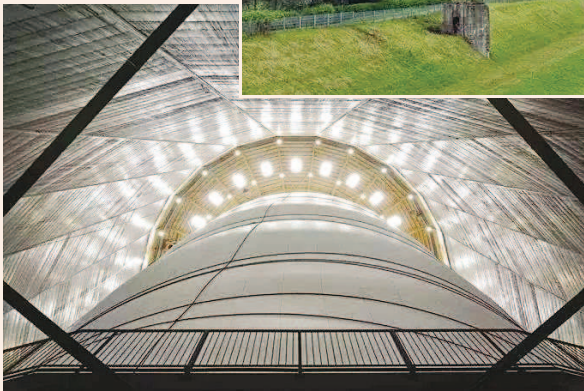
英国斯内普麦芽音乐厅

位于英国索福克郡斯内普的一座始建于19世纪中期的麦芽厂厂房,被一望无垠的麦田环绕,曾是当地著名的地标建筑。由于经营问题,这一麦芽厂在1960年停产关闭。当时,大部分厂房被用作堆放和烘干谷物,最大的一座厂房闲置着。爱丁堡狂欢节的组织者看中了这个乡土气息浓厚的厂房,1967年将其变身成为可容纳800多人的音乐厅。负责改造的事务所将原建筑内隔墙拆除,新的木屋架和钢索毫无遮掩地暴露着,没有粉饰的原建筑的内墙和槐木与藤条制成的座椅展现着工业与乡土气息相融合的性格。音乐会休息期间,人们便可以信步走入麦田,尽情享受自然的芬芳,还有什么比这更能洗去心灵的尘埃呢?

(均资料照片)

这些工业遗产的转身堪称经典

德国欧伯豪森储气罐展览馆



德国鲁尔工业区的欧伯豪森城拥有全欧洲最大的瓦斯罐。它建于1929年,直径67米,高118米,曾为炼钢厂提供所需的瓦斯燃料,1988年停止运转。1994年,这一被公认为“景观杀手”的庞然大物被巧妙改造成为全欧洲最奇特的展览场所。透过采光天窗,整个展馆营造出一个巨大的全封闭式空间。这种戏剧性的展览空间体验,有如科幻电影中的外层空间世界,让参访者惊艳不已。罐内还设有一个直通罐顶的电梯,可以俯视罐内全景。

美国西雅图油库公园



美国西雅图油库公园

美国西雅图油库公园的原址,是一家原油生产厂,位于联合湖北岸,与市中心隔岸相对。它始建于1906年,1956年倒闭。长期以来,这块延伸入联合湖的污染严重的“垃圾岛”是当地居民的眼中钉。1970年代,这家工厂在景观设计师哈克的构想下转身成为一座新公园,面积达8万平方米。经过有选择的删减后,剩下的工业设备被保留了下来。置身公园草地上的这些庞然大物,就像后工业时代的艺术品。公园甚至成为了电影《西雅图夜未眠》的取景地,当年电影里的水上小屋至今还留在那里。

“一口流利的英语,是现在上海街头艺人的标配”

翻开123位上海持证上岗街头艺人的故事,精彩远不止这些

■本报记者 童薇菁

三年前,余瀚译和太太散步到静安公园,被充满动感的金属音和鼓点所吸引,人群中一个双人打击乐组合表演正酣。余瀚译注意到,一个白底红边的证件明显地挂在表演者的脖子上。一年后,余瀚译和太太刘丽媛——这对“90后”小夫妻也成为了这个证件的拥有者。他们是上海现有的123位持证上岗的街头艺人中唯一一对夫妻档。

上海,是国内第一个实行街头艺人持证上岗演出的城市。2014年,首批拿到资格的街头艺人仅为八人,但此后每年都有无数来自全国甚至是海外的表演者递交申请。职业化的街头艺人,正不断刷新人们对他们的认识和想象。上海市演出行业协会会长韦芝打趣道,“至少一口流利的英语,是现在上海街头艺人的标配。”

他们,让上海的街头有着不输巴黎的浪漫

翻开这123位上海街头艺人的故事,你可能会惊叹于一种和职业本身的“反差感”。他们之中,有下岗后凭借一技之长实现人生逆袭的老伯,有退休后始终闲不住的上海阿姨,有学金融

出身的归国留学生,还有不少老外艺人……他们来自天南海北,怀着对艺术由衷的热爱和对生命的信心,想和这座城市的人们分享他们的心情。

李雄刚是首批八位持证上岗的街头艺人之一,如今是街头艺人专业委员会主任。他的拿手绝活是易拉罐手工艺制作。上个世纪末“下岗”的他没有气馁,凭借自己琢磨出的手艺,在城隍庙经营一个小店面。李雄刚固定时间“现身”静安公园,让年轻吉他手张艺感到好奇,忍不住上前“打探”。“原来街头艺人持证上岗这件事儿,只有上海才有,我很心动。”此前,这个来沪打拼的吉他手接商演,去酒吧驻唱,偶尔也会流连在街头小唱一把,但直到他戴上表演证的那一刻,“心里有了对这座城市的归属感,底气也更足了!”

街头艺人表演新开了固定的“夜场”,从本周起,静安公园广场每晚都会有一支街头艺人组成的乐队进行表演,在流光璀璨的都市夜景和梧桐树的婆娑树影下,街角邂逅一曲专业级别的醉人情歌,让上海有着不输巴黎的浪漫。

对待街头艺人的态度,代表着一座城市的文明程度

在上海,街头艺人能够得到尊重和喜爱,这似

乎已经成为了一种“奔走相告”。虽然都有繁忙的本职工作,但余瀚译和刘丽媛始终坚持每周至少演出一次,有时甚至会演出两到三次。在静安公园和虹口月亮湾,他们遇见了一群很投缘的观众。“多的时候,演出两三个小时能得到2000多元,这是观众对我们表演价值的认可,更是对我们音乐的欣赏。”

曾几何时,街头表演被划入“卖唱乞讨”干扰公共场所运行。但其实,街头艺人中不乏“民间高手”,他们缺少的是可以展示自己的舞台和获得大众认可的机会。事实上,首批八位持证上岗艺人是上海演出行业协会组织人手,从城市的一个角落大海捞针般“捞”出来的“珍珠”,各有绝活。只是,在此之前,街头艺人从来没有过规范管理、持证上岗的待遇。因此,持观望态度的艺人也不在少数。

今年上海持证街头艺人上岗的第五年,亲历者们见证了这座城市的转变:越来越多观众从猎奇到欣赏、从围观到热情互动……这座城市的街头景观,也越发柔软,越发包容。

师法国际标准,不断走向健康有序

街头文化,展示的是城市文化的一个侧面。

街头艺人,也在一定维度上代表着城市的形象。上海街头艺人的管理模式已吸引多个外地城市前来考察取经。“五一”前夕,上海在原有静安、长宁两区的基础上,新增徐汇区和虹口区作为持证街头艺人表演点。目前,每个周末在全市四个中心城区16个表演点,都能看到街头艺人的演出。

街头表演看似是个人行为,实际上却涉及了社会管理的方方面面。伦敦、纽约、巴塞罗那等诸多海外大都市,对街头表演的引导和管理有着比较成熟的经验,但在上海,一切都是“从零开始”。

在首批八位上海持证上岗街头艺人中,有一位来自美国的职业街头艺人保罗。保罗是一名气球表演艺术家,但在他身上更宝贵的是经验,他事无巨细地向中国艺人传授了很多。

“对标国际标准,严格地培训,严格地执行,要做就要做好。”韦芝说。上海持证街头艺人除要求具有一定艺术水准,热爱街头表演,具有文明素养外,上海市演出行业协会还与每位艺人签订“不扰民、不设摊、不违章”等上岗守则,街头演出遵循“定点、定时、定人、定事”原则,上岗证定时更换。每周,“艺人督导”都要负责“排班”,管理演出日程,并经常进行明察暗访,严肃抵制“三俗”表演。这些措施,使上海的街头艺术不断走向健康有序。



今年是上海持证街头艺人上岗的第五年,现有持证上岗的街头艺人123位,这座城市的街头景观越发柔软,越发包容。

图为深受上海市民和游客喜爱的街头表演。本报记者 刘栋摄